

卷之三 文字

第三辑



甲告卜謚子誓威傷人今不謚半不傷人問甲可論端無証人不端為告不審

甲告卜謚半今不威傷人矣謚半毀問甲當論不當論亦不當購或曰無告不審

餽續亡鬼薪于叶一以上論可駁參論

甲告卜威厚人問或殺人必保殿中當購無可當購二兩桶亡完城且備幾可當購二兩

寶自用扇不致失能出此洪安貲一甲  
考寘富衣多一不當

本辑编审人员：

陈焕章 郑星楚 戴经鸿

宋永清 丁幼文 吴玉谦

汪应瑞 赵永宽 胡卫刚

黄为义

# 目 录

## 迎接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艰难历程

——一个全国政协农民代表的回忆

.....朱道平口述 尹驰名记录整理(1)

进城和谈 ..... 武镇东(31)

## 转战敌垒

——我在云梦做秘密工作的回忆

..... 李育民(41)

伪保安二团缴械的经过 ..... 盛廷干(45)

胡金店“四八”烈士追悼会 ..... 王森旭(54)

云孝十区琐记 ..... 邹存宽(57)

## 一场乌烟瘴气的丑剧

——云梦县“国大代表”选举经过纪实

..... 钟济民(64)

“军统”在云梦的活动 ..... 胡卫刚整理(69)

忆张稚美先生 ..... 徐传恩(73)

我的祖父张稚美 ..... 张树文(79)

## 永向真理之光的风范

——忆熊卓轩先生

..... 江涣湖(86)

记国民党起义将领董惠.....	黄君奇(96)
迈向光明	
——从抗战胜利到川西起义的一段经历	
.....	李世鸣(98)
为选对了道路而欣慰.....	张子良(114)
履仁乡保安队起义经过.....	盛信松(121)
陈希平与一一八军.....	方敬(125)
记胞兄陈希平.....	陈子明(135)
对国民党一一八军的片断回忆.....	卢定业(138)
我所知道的宋新民.....	梁上贤(141)
宋新民治县拾零.....	陈怀安(143)
我与宋新民的几次交往.....	戴经鸿(148)
忆二哥宋新民.....	宋金菊(151)
代理县长陈大中的牢狱之灾.....	袁栋林(155)
王元佑其人其事.....	汪应瑞(162)
解放前的云梦县立中学.....	彭以文(172)
云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始末.....	万巨卿(185)
云梦鱼面史话.....	宋永清(199)
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敦聘编审员名单.....	(205)
读者·作者·编者.....	(206)
政协资料：政协云梦县第一届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8)

# 迎接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艰难历程

## ——一个全国政协农民代表的回忆

朱道平口述 尹驰名记录整理



今年（一九六四年），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五周年了，十五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国各族人民欢庆我们祖国取得伟大成就的日子里，想起了十五年前我以一个农民代表的身份在北京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的情景。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宏亮声音，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的人群，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想起了创建新中国过程中，许许多多的往事，艰难困苦的遭遇，……

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全国的解放，我在云梦故乡的土地上，从参加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曾经奋斗过二十多年。今天，我还是谈近一点，从抗日胜利后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谈起吧。

### 一、争取和平，反对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孝县民主政府已经建立了除县城和少数

几个敌伪据点以外的十二个区政府。全县管辖的范围，东起平汉铁路，西临长安公路，南邻武汉近郊的姑嫂树，北抵安花公路，约有三十万人口。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双十协定》公布后，我云孝县党政军干部战士，广泛开展了民主建国的宣传工作。县属各种救国会组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救团等），改为建国会。县里领导同志全部下到各乡村进行宣传活动。我带着一个工作队到李家大山等地，召开民众大会，报告国际形势和我党的田赋征收政策，宣传我党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内战的主张。各建国会还编排文艺节目，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

此时，蒋介石正在加紧内战的部署，在我北面，他调动了伪五战区的三个军八个师，在南面，他调动了六战区的三个军六个师，向我中原解放区包围，妄图南北夹击，一举歼灭我中原武装力量。长期在安陆、随县等地流亡的国民党云梦县政府进驻了云梦县城，接管日伪政权，成立“复员委员会”，恢复县级行政机构；不久，又设立“县训所”，培训乡保骨干，在全县设了十六个乡镇，建立了基层政权。他们大肆破坏我地方民主政权，并督导伪保安队，蚕食、抢占我解放区地盘，妄图继续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

《双十协定》公布后，国民党云梦县军政机关在县内加紧办理“联保取座”，清查户口，“训化”青年，强化乡镇武装，不断地对我制造军事磨擦。

为了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我们根据中央关于“准备一切对付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的指示，一方面对国民党破坏阴谋进行“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斗争，一方面主动同国民党军政接触，进行谈判，以维护各地区的和平。按照这个精神，县委书记朱正传带领两个连、一个手枪队和行政人员到各区、乡开展工作，为与国民党县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和竞选活动作些准备。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县民主政府主动发函国民党县政府，商

定和平谈判事宜。经过双方协商，我方首席谈判代表是二区区委书记武镇东，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是县军事科长王明德，谈判地点原定在云梦城北无量桥，后改到云梦城内。谈判时，我方出席会议的是武镇东和县参议会的张稚美。他们进城后，发现城里贴有攻击我方的反动标语，谈判一开始，我方代表武镇东就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并表示抗议。国民党云梦县政府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县军事科长王明德，还有县保安大队长熊治、副大队长戴天禄、县参议会驻会参议员许伯渠。谈判中，双方就当时管辖的范围和最近发生的军事冲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方首席代表武镇东以大量事实揭露和驳斥了对方的挑衅行为。经过一天的谈判，达成了三条协定：第一、双方武装部队只能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活动，不得向对方先开第一枪；第二、各守边界，维持现状；第三、双方有事，由首席代表武镇东、王明德二人负责联络。凡未经商妥的事，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行动。

县级谈判以后，有的乡政府也进行了对等谈判，达成了相应的协定。在这一时期内，我县解放区各级党政军干部、战士，继续在我辖区进行和平民主建国的宣传活动。二月十九日，副县长钟以彦带领工作队到邓家店附近，召开行政干部和民众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春耕生产问题。武镇东在义堂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是此，在全县范围内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

然而，国民党政府却是搞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蒋介石调遣了三十万军队紧紧包围了我中原解放区，并步步逼近。他的七十五军第六师的山炮营已经开到我云梦县北部。为了配合中原主力部队活动，牵制敌人，我和副县长饶明太率领部队到龙家店、李家店一带征收田亩税和行商税，监视敌人的行动；并派出部队在伍洛乡一带驻防，以制止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越界行为，维护县内和平。

为了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根据鄂中地委的决定，我们从组织上作好了准备，云孝县成立了两个工委，即：云梦至安陆的公路以西为西部工委，由黄柏青任工委书记，武镇东任副书记，委员是李觉岸、王立生和陈克明；公路以东至平汉铁路以西的花园、孝感一带为东部工委，由我任工委书记，刘群、邓英任副书记，委员是季玉斋。

四月五日上午九时，国民党驻陡岗埠的第十八师五五四团二营二连连长李锐农，率领该连配合孝感县保安队一部，共一百五十余人，公然向我解放区刘家寨、吴家店一带发动进攻，在我县境内打响了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第一枪。我县、区人民武装奋起自卫反击，激战四小时，将来犯的敌人全部击退。从这以后，敌人依仗他们暂时的军事优势，经常不断地向我挑起军事磨擦。六月中旬，我县工作队在府河两岸的白鹤乡桂花潭一带征收公粮时，遭到国民党德泽乡乡长李正藩带领十余名乡丁的袭击，我地方武装进行了坚决的还击，敌乡长招架不住，便向他的县政府求援，县自卫队派一个中队过河助战。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五点，敌人开始向义堂方向撤退。后因敌六师山炮营出兵夹击，我军被迫撤出战斗。

## 二 突破敌人包围圈

六月下旬，蒋介石已先后调集了三十万军队，重重包围了我中原地区的武装部队，企图一举歼灭。此时，党中央、毛主席发来电报：“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中原局中原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于六月二十六日晚开始突围。具体安排是：县一级的地方干部化装突围到华北或苏北解放区去；老弱病残的复员回家，利用社会关系，分散隐蔽。其余人员，凡身体强壮的，一部份随主力部队突围，一部份留在地方坚持游击斗争。我和钟以彦同志分别化装突围，留下

饶明太、武镇东、徐传恩、骆明等同志分散隐蔽，坚持在地方开展游击斗争。

六月二十九日，我县随主力部队突围的人员奉命到邓家店以北的徐家山集中后，连夜北上，三十日到大鹤山的汤家沟进行整编。县武装人员有三个连编入主力部队的新五团，于七月一日随江汉军区部队突围，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我于七月上旬启程，绕道华东突围。那天天气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树上的蝉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叫着，好像是催人赶路似的。我带着三十万元伪币（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三十元），化装成商人，由杨铮（饶明太同志的爱人）送我到汉口，在江汉关乘上一只从四川开往南京的民船，顺江东去。

这条船上，约有七十多位乘客，由于没有舱位，各人在甲板上找一块空地，铺点东西坐下来。上船不久，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叛徒魏东泉。这人原来是汉孝陂县手枪队队长，后来叛变当了汉奸，任过伪乡长。他曾多次带领日伪军围剿我汉孝陂县的领导机关，我们早就想干掉他，一直没有机会。现在偏偏在这里碰上他，真是“冤家路窄”！他为什么到这条船上来呢？是不是又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来跟踪我们呢？我在心里打了几个问号。

这是在敌占区，船上有国民党的水上警察。怎样对付这突如其来复杂的局面呢？我将这一情况低声告诉了身旁的杨铮。这时，魏东泉已嘻皮笑脸地朝我们走来了。我正目怒视着他，习惯地将右手插进口裂里，装出要拿枪的样子（其实枪已留给在敌后工作的同志了），不等他开口，我就主动地问他：“魏东泉！现在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还到哪里去？”他一听我揭了他的老底，连忙小声乞怜地对我说：“我在乡下站不住脚了，想到安徽我舅父家去避避风。我是有罪的人，请你多多包涵！”我看到他那个狼狈样子，只教训了他一顿，没有再理他，暂把仇恨埋在心里。

船到芜湖靠岸，我们下船后，杨铮先把我安置在她姨妈家里歇

脚，由她去接关系。我在她姨妈家等到天黑，她还未回来，我心里有点着急了，担心她在外面出事。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很失望地对我说：“这里的关系已被敌人破坏了，联络的房子也烧了，向附近群众打听，都说不知道；后来又找了几条街，还是没有线索。”怎么办？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就找了一个僻静的小店住下来。当时，敌人戒备森严，便衣特务到处都是，天天都有警车在抓人。我初到这里来，人生地不熟，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

在芜湖住了半个月，四处寻找关系，都毫无结果。为了不给杨铮增加危险，也免得饶明太同志为她担心，我就叫她回云梦来了。

杨铮走后，我在这里更是一抹黑。当我正感到进退两难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李先念司令员在鄂豫边区党校给我们讲的一段话：“在对敌斗争中，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坚定不移地跟党走！”顿时，一股暖流涌到全身。是啊，现在正是考验我的时候，党需要我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解放区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目前，虽遇到暂时的困难，也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迅速到解放区去。

于是，我改姓姚，打扮成做小生意的，设法活动。不久，在客店附近结识了一位从湖北汉川来这里落户的裁缝龚光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认为他为人老实、可靠。我就从客店搬到他家里来住，经常帮他挑水，做些力气活，深得龚裁缝的喜爱。我站稳脚跟后，就从沈家铺贩米到芜湖卖，一来可以赚钱糊口，二来可以用来作掩护，设法探听苏北的消息。这时已是腊月底了，我以到远方亲戚家拜年为理由，通过龚裁缝的关系，弄到一张“五家连坐”的路条，于正月初三从芜湖动身，经江苏的溧水、天王寺、直溪桥镇，绕过南京，往常州方向走去。

到了常州，同样是人地生疏，但这里离苏北近些，好打听苏北的消息，因而我的信心也更足了。一天我试探地问客栈老板：

“我在上海卖了米，想到江北盐城去贩盐卖，不知这笔生意能不能做？”老板听说我要到江北去，连忙摇手说：“不行，不行，盐城有新四军！”我一听说盐城有新四军，真是喜出望外，决心要闯过江去。

行人过江，要有路条。我在芜湖弄的路条过期了。怎么办？第二天清早，我混在拜年的人群里来到长江边的英沙咀码头察看地形。英沙咀是个小镇，离常州不到二十华里，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现在还是冰封大地，寒气袭人。过江的地方只有两只木船来回摆渡，上下船时都要经过伪兵的严格盘问和检查。我在码头上观察了两天，觉得从这里难得过去，必须另打主意。我决定另找渡口，就沿江往下走，打算多花点钱，雇条小船偷渡过去，找了半天，连船影子也没有。敌人为了封锁江面，把沿江的大小船只全部抢走了。我又回到英沙咀，在江边一家小客栈住下。这里来往的人很多，客栈里挤得满满的。天黑时，又来了一位客人投宿，老板说没有床位。听那位客人的口音，好像是江北人，我想向他打听江北的情况，就上前留住了那位客人，叫他同我睡在一起，那位客人很感激。夜晚，我与他由远而近，小声闲聊。言谈中，听说他有四兄弟，我便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四兄弟得抽两个壮丁。”他连忙把四个指头一伸，意思是说，那里有新四军，并补充一句说，“国民党不敢到那里去抓丁！”接着告诉我说：他家就在太县东北十八里，那里是新四军的天下。我听了这个消息，顿时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深夜，我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怎么通过这道敌人的封锁线渡过长江去呢？这时，我忽然想起前几天看的一出地方戏《伍子胥混昭关》。伍子胥当晚如果混不出昭关，就有被楚王捉去杀害的危险，因此，当时他的思想压力很大，一晚上就把胡子头发急白了，面相改变了，最后混出了昭关。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想，伍子胥能混出昭关，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混不

过长江去？

第二天，北风夹着细雨，刮得呼呼叫，树枝上裹上了一层薄冰凌。我挑上一担箩筐，扮成卖猪娃的小贩，混在人群中往渡口走去。码头上，已经有很多人被岗哨检查过了，只等船到就可以过江了。不知什么原因，对岸的渡船很久没有过来，码头上人越来越多，乱哄哄的，有的人被蒋兵搜查时抢走了东西，有的挨了蒋兵的打，哭的哭，骂的骂。我在人群中暗地观察蒋兵的行动，看出他们在检查行人时，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携带行李少的人，看路条盘问得过细；二是对行李物品多的人，只要把路条一幌，就去开行李包，对包裹很感兴趣，想法找借口，敲诈一点财物。于是，我就跟在一个行李多的人的后面站着。当轮到我前面这个人被检查时，我就把担子挑起来。当这人打开行李，两个蒋兵一脑钻进行李包里搜东西去了，我便悄悄地从蒋兵身后绕过去，挤到已被检查的人群中去了。这时，我紧张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下来。

但是，事不凑巧，这一行人被检查后，对岸的渡船还没有过来，听说对面有情况，要封江，明天早晨才准通行，码头上的人便发出怨声。这天夜里，我们一行人都住在码头上的一间大屋里。吃过晚饭，有个保长来给大家“训话”。他说：“对岸不远的乡下有‘共匪’，大家过去后，很快就转来，不要往别处跑，被抓住了要杀头的……。”在场的人对保长的讲话不大感兴趣，我倒听得很认真。我想从他嘴里得知一些江北的情况。保长走后，大家都睡了，唯有我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想到今天已经混过了敌人的检查哨，但过了江，还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呢？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到码头上去了，一看，还是昨天那两个伪兵，等船的人们都在那里吵吵嚷嚷。这时，两个士兵用贼眼向大家打量一番，知道是昨天被检查过了的，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便挥着手大声叫喊：“昨天已经检查过了的，赶快上船！”

我心里就象掉下块大石头似的，紧跟着人群上了船，过了江。

过了江，便是敌我激战的地带，远处的枪声象炒豆子的响着。我预计要通过这块地方，也是不容易的。我是湖北口音，不能随便开口问话，就到附近的一个镇和几个村子里看布告，看招贴，从中得知在这个镇东北方向四、五十里路的乡下有我们的部队。当晚，我朝东北方向赶去。这天已是正月初五，路上也有稀稀落落几个拜年的人，我也扮成一个拜年的，手上提个四角包袱，一个劲地往前走。到了黄昏的时候了，我想打听一下路程，就到前面山坡上一间茅棚子里，向住在里面的俩老人问路。老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一下，接着问我这么晚来做什么？我说是到新四军里找儿子的。那位婆婆便起身接待我，经过交谈，就不怀疑我了。她还告诉我说，她家是烈属，儿子原在太县县大队当指导员，打太县时牺牲了。他们留我住宿。第二天早晨，两位老人告诉我说，敌人有两个旅经常来这里扫荡，到处杀人放火，桥梁要道都被敌人封锁了。老大爷主动提出送我一段路。吃过早饭，老大爷就送我往东北方向走，绕过了许多被敌人封锁的要道，然后又为我指点了寻找新四军的方向，才转身回去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听到北面枪声激烈，估计是我们的部队在同敌人作战。但不了解敌我的位置，如何去接近他们呢？不过，这个机会很好，不能错过，便加快步伐往前走去。

我刚走上一个小山岗，见一群队伍过来了。仔细一看，都是穿的灰色土布衣服，武器也不整齐，像是我们的部队。我向路边的群众打听，得知是新四军。我便找到部队领导，说明情况，他们同意将我留在部队。不久，部队又派人送我到华东局，经华东局转送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叶台，与中原突围的同志会合了。当时中原突围出来的许多领导，象刘子厚、徐觉非同志都在这里。见到自己的领导和同志们，就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有说不出的高兴。同志们热情地拥抱我，紧紧地握着我的双

手。我心情激动，鼻腔发酸，喉头哽咽，热泪盈眶，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离开同志们的时间并不长，却好象过了几年的，现在又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了，象孩子回到了亲娘的怀抱，真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 三 \坚持敌后游击斗争

大部队突围以后，留在云梦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打击反革命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南下回老家后，听到许许多多动人的事情。

突围前夕，鄂豫边区党委对留在地方坚持斗争作了布置。确定杨祝三化名刘新杰，隐蔽在云梦。杨祝三隐蔽在云梦北乡的王家畈，由当地秘密党员陈仁福、高水松等二同志协助工作。随后又与新店的戴德海、应城聂学本以及李家店、潘家窑等地的秘密党员接上了关系。杨祝三扮作小商贩，串乡走村，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经过半年的工作，党员由原来的九名发展到四十七名，建立了四个党支部，还培养了党外积极分子四十多人。刘寨党支部的党员人数已发展到十二人。

杨祝三和同志们一起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抗日战争是靠枪杆子，现在不能赤手空拳干革命，坐等国民党反动派来残害我们，只有拿起枪杆子，开展武装斗争才有出路。他和大家一起研究了两条办法搞枪枝：一，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这是主要手段；二，把突围后隐藏下来的枪枝弹药收集起来，这个数量虽不多，但还能顶用。方法确定后，大家分头去搞武器。经过周密侦察，杨祝三发觉应城骆家坎盐矿的矿警队有十多条枪，战斗力很差，于是在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先派地下党员高水松进入盐矿，约矿里的一位姓曹的师傅作内应，在敌人开夜餐时，由徐佐联带领手拿冲担、锄头的三百多名群众，冲进盐矿，将敌人全部俘

房，缴获长枪二十多枝，手枪十枝，机枪一挺，步枪子弹五箱，手枪子弹八百多发，手榴弹一百多个。十二月下旬，我们基干队又攻打应城县两河口乡公所，缴了八条枪。这两次行动，把地下党员、积极分子武装起来了，对复掉人员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抗战时任我乡指导员的曾家店的陶德友，将砌在墙里的一支手枪和十发子弹取出来了，又将埋在地里的两支步枪挖出来了。两河口的徐作名将北上转来时带的一支手枪也取出来了。一九四七年元月，高水松在刘家寨附近吴家榜塘里捞起了三支步枪。就这样，杨祝三很快组织起一支武装游击队。

突围以后，刘家寨附近五舒村的大恶霸地主、县参议员、三青团区队长舒楚才，十分嚣张，派人四处活动，调查我党地下组织，杀害我革命同志，实行反攻倒算。为了打击他的嚣张气焰，保卫我地下党组织的安全，杨祝三决定将他处决掉。一九四七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趁他在舒家店一地主家做客的机会，杨祝三带领游击队员高树生、黄仁祥等十二人，将舒楚才捉到港边处决了。处决舒楚才后，对敌人震动很大，对群众也是很大鼓舞。消息传开，突围时隐蔽下来的同志就自动搞起了武装斗争，力量很大，影响不小。一九四七年五月，几支武装游击队和杨祝三领导的游击队汇合在一起，正式成立了云孝游击队，杨祝三任大队长，骆明任副大队长。

一次，我们派了长彭湾地主彭××的捐款六千元，他抗拒不交。云孝游击大队得知他在平汉铁路上任保安团长的孙子彭世龙要回长彭湾探亲，准备将他抓起来作抵押。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游击大队派秘密党员陶德生到长彭湾进行侦察，并派出一个由二十多人组成的游击小队隐蔽在长彭附近的吴家榜。晚上，当他家客人散去后，游击队员便将彭家的房屋包围起来，并在村子东西两头布上岗哨，在村东头架起一挺机枪。然后，由两名队员翻墙入室，打开后门，小队长林刚带领一部分队员进去，

在长工的帮助下，将彭世龙和他的祖父抓起来了。队长林刚问他们：“你欠我们的捐款交不交？”他们连声答应：“我交我！交！”当时，就从屋里拿出光洋一千元和一麻袋钞票（约合一千块光洋），另外，还答应再交四千元。于是当场将老家伙放了，只抓走了彭世龙作抵押。

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游击队向岳家坟转移时，由于叛徒告密，驻扎在罗家店的国民党保安中队长方定亚，带领一百多人包围了岳家坟。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英勇作战，从村子南头冲了出去。手枪队的李晓峰因病卧床，没有冲出去，被敌人捉走。高水松被打散后，在白沙铺被敌人捉走，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被杀害于云梦城南。

九月初的一个晚上，游击队从五姓街过府河向西转移时，被敌人的暗探张浚川发现。游击队走去不远，就被敌军包围。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机枪手也牺牲了。后来，敌人又集中几个地方的兵力，对游击队实行围剿。为了保存实力，缩小目标，游击队决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杨祝三带一个小队在附近隐蔽，骆明带一个小队到云梦南乡活动，徐传恩带一个小队到魏家店一带活动。在分散隐蔽活动中，游击队先后将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保长、敌伪暗探张浚川、魏凤鸣两人处决了。

#### 四 打回老家来

一九四七年八月，刘邓大军南下，挺进大别山。我们编入了南下干部队，由王良带领，随军南下，打到了大别山，先在红安七里坪工作一段，后调京安应的贾店区。十月间，王良写信与杨祝三取得了联系，十二月中旬，杨祝三带领的游击队与二分区司令员李学先的部队会合了。根据二分区领导的指示，游击队返回云梦开辟地方工作，扩大武装力量。杨祝三带领游击队回县后，向广大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传刘邓大军南下的喜

讯，动员突围后复员、掉队的人员归队。

受尽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的云梦人民群众，得知我军又打回来了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惨遭迫害的复员人员和家属，更是积极的行动起来。他们有的挖出隐藏的枪支弹药，主动归队；有的自动组织起来向敌人夺取枪支。在很短的时间内，云孝游击队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数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长短枪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支。十二月份，游击队员开始整训，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教育，提高了游击队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修养。整训结束后，二分区抽调一部分队员补充分区基干团，一部分调京安应中心县大队，一部分继续在云孝地区打游击。留下打游击的任务是以消灭土顽势力为主，打击敌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力量，摧毁敌人的基层政权组织，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

随后，鄂中地委和军分区为了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调来曹正科、杨文森、赵欢喜等同志来云孝游击队工作，并正式命名为“云孝游击队”，由曹正科任支队长，杨祝三任政委。这就是当时群众号称的“曹杨支队”。

云孝游击队成立后，迅速展开了扫清土顽的战斗，先后消灭了明道、慈和、忠孝、履仁等几个乡公所，摧毁了敌乡保政权，收复了一批村镇。

云梦县城里驻有敌保安团的三个营，加上蒋介石的广西兵——张淦兵团的一部份，他们和我云孝游击队打过一年多的交道，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我们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方针是：对小股敌人，是抓住不放，狠狠打击，坚决消灭；对大股敌人，往往是打几枪，骚扰一阵就跑，敌保安团摸到了我们作战规律，所以在他们人多的时候，总是洋洋得意，满不在乎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追，追一段路程，乱打一阵枪，然后回去向他的上级吹一頓牛皮，报功领赏。这次我们就来他个“将计就计”，